

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二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龔驂文

給事中臣温常綬覆勘

總校官庶吉士臣何思鈞

校對官中書臣蔣寛

謄録舉人臣姚秉哲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二

宋 衛湜 撰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故諺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此謂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

鄭氏曰之適也辟猶喻也言適彼而以心度之曰吾

何以親愛此人非以其有德美與吾何以敖惰此人非以其志行薄與反以喻已則身修與否可自知也鮮罕也人莫知其子之惡猶愛而不察碩大也

孔氏曰此覆明前經齊家修身之事農家種田常欲其盛苗雖碩大猶嫌其惡若能以已子而方人子以已苗而匹他苗則好惡可知矣

橫渠張氏曰學者能自察其不善進莫量焉若有未明則觀於他大學所謂之而辟焉是也見人之善則

師之其不善則改而不為乃內外相養之道也

藍田呂氏曰所謂親愛德厚者也所謂賤惡德薄者也畏敬賢於已者也哀矜無所知能者也敖惰不率教者也見賢思齊則之其所親愛畏敬而辟焉見不賢而內自省則之其所賤惡哀矜敖惰而辟焉衆人之情察於人而蔽於已如以人之賢不肖反求諸已則已可得而察也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美情亂之也子溺於私愛故不能察其有惡苗求其實利

故唯恐其不碩皆非好惡之正也家人之象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之其所愛敬而修其言行則人亦將愛敬之之其所賤惡而去其不善則人不可得而賤惡之如此則人將矜式之況其家乎故曰其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也

山陰陸氏曰不言此謂齊其家在修其身以其所齊漸廣故其詞嚴下云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亦以此

延平周氏曰傳曰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果能

近之其身之所親愛者以譬於人之所親愛近之其身之所賤惡者以譬於人之所賤惡與夫之其所畏敬哀矜敖惰者皆然則其所行者莫非公恕之道故好之者知其有惡之為可惡惡之者知其有美之為可好然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常鮮蓋不能參之以彼已而盡其公恕之道而已矣故蔽於愛子之善所以莫知其惡蔽於欲苗之長所以莫知其碩是齊其家者貴乎能參以彼已而蔽乎吾身之愛

與惡也

石林葉氏曰所藏乎身不恕未有能喻諸人者也故齊家在乎用恕孔子言仁之方則所謂恕也蓋好巳之好而不知人之所惡惡巳之惡而不知人之所好此其失在於不恕不能近譬者也孟子曰所欲與之聚之所惡勿施爾也好惡同於人則巳之所親愛必思以反人之所親愛巳之所敖惰必思以反人之所敖惰是之謂恕也雖然子者人所愛蔽於子而不知

其惡苗者人所殖蔽於苗而不知其大此天下常多也以其恕已而譬諸人則無蔽雖齊家之道亦若此而已矣

廬陵胡氏曰譬猶省察也人適其所親愛所賤惡而省察焉則知親愛者善而賤惡者之不善也適所畏敬所哀矜所敖惰而省察焉則知所畏敬者善而所哀矜敖惰者之不善也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而吾身之善不善與他人之善不善昭然可睹矣易

曰觀我生觀民也觀民以察己之道此亦觀人以省己也雖然於所親愛畏敬雖好也而不知其惡於所賤惡哀矜敖惰雖惡也而不知其善者情汩之也是以狃於私愛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也

范陽張氏曰修身之道自省而已矣善者吾師也不善者亦吾師也豈非修身之道哉夫人之所親愛者仁人也所賤惡者不仁者也所畏敬者有德者也所哀矜者無辜者也所敖惰者愚不肖者也方其親愛

仁者畏敬有德者哀矜無辜者也則反而自省曰吾有仁乎有德乎其所以罹憂患者果無辜乎果有仁矣有德矣無辜矣則吾為人所親愛所畏敬所哀矜無疑也方其賤惡不仁者敖惰愚不肖者則又反而自省曰吾不仁如若人乎愚不肖如若人乎果不仁似之愚不肖似之則吾為人所賤惡所敖惰亦無疑也譬也者省也如此則凡目之所見心之所思若親愛者賤惡者畏敬者哀矜者敖惰者皆足以為吾儆

戒豈非善不善皆吾師乎是吾日用中凡所好惡皆取之為自省之資念茲在茲釋茲在茲身之不修無是理也夫人之常情明於責人而闇於責已儻吾見善而好之則反而自照曰彼能是吾乃不能焉是吾之惡德也吾當日夜去其惡而從其善此好而知已之惡者也見惡而惡之則又反而自照曰彼為是而我乃不為焉是吾之美德也吾當日夜保守此善而勿失焉此惡而知已之美者也有行此道者天下鮮

矣喻好而不知其惡者多此所以好他人之子賢而不自知其子之惡也唯惡而不知其美者多此所以惡他人之苗槁而不自知其苗之碩也明於責人故好他人之子賢惡他人之苗槁闇於責已故私蔽愛之至不知其子之惡貪心乘之至不知其苗之碩如此則豈特一身不自知其善惡一家善惡亦且不知而顛倒失序矣身不修不可以齊其家此理之自然也

永嘉薛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其恕乎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君子之道無他善推其所為而已譬所親愛譬所畏敬譬所哀矜譬所敖惰取譬反覆視我心之輕重則失其正者見矣好而不知其惡惡而不知其善皆有所偏也心有所偏則吾之是非錯繆失倫輕重無凖失其所以成已近而無以齊家猶愛而不知其子貪而不知其苗也無偏無黨王道蕩蕩則會歸有極矣是故修身以正心為本心正而天

下平矣

新安朱氏曰此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今接其事而不審其則則蹈於心所向之偏而身不修矣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或問辟舊讀為譬而今為僻何也曰舊音舊說以上章例之而不合也以下文逆之而不通也是以間者竊以類例文意求之而得其說如此蓋曰人之於此

五者情有所偏則失其好惡之公而身不修故不能齊其家耳然是五者乃身之接物所不能無而亦固有當然之理矣苟於是焉徒與之接而不能隨事省察以審其所當然之理則未有不因其所重而陷於所偏者也故偏於愛則溺焉而不知其惡矣偏於惡則阻焉而不知其善矣是其身之不修而目前之是非黑白且不能辨而況於閨門之内恩常揜義亦何以勝其情愛暱比之私而能有以齊之哉然原其所

以不能察夫當然之理則又本於心不正而上章既言之矣

龍泉葉氏曰所同所與者必親愛之所異所非者必賤惡之賢能者必敬畏之陷溺者必哀矜之是心之出因物而遷然未嘗反之以自喻也使其能反己以自喻則因人之是非賢否而可以自修其身好惡自公取舍自正又安有專好獨惡而失於偏勝者哉子不知其惡苗不知其碩狗已太重而失其中是故善

修身者無他道焉好惡取舍日交於吾前而莫若反之以自喻而已矣此言修身至處其事愈明白可驗只就人情物理見之今所日用常行者便是不必精微妙窮益深測益遠也

四明李氏曰大抵事之能累其心者莫甚於好惡人之欲正於其心者亦莫若公其好惡然古今天下喜者多溢其美怒者多蓋其惡譽人者必過其實毀人者必失其真故見人之有善則親愛之畏敬之本不

為失也自因其所親愛所畏敬而過有所好焉則是其所是而非天下之公是矣見人之不善則賤惡之哀矜敖惰之亦本不為失也自因其所賤惡所哀矜所敖惰而過有所惡焉則非其所非而非天下之公非矣是非之在天下初無兩立之理一離於公則必入於僻故大學一書丁寧於好惡者尤詳前論正心既曰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此論修身復曰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及論治國則曰民之所好好之

民之所惡惡之又曰惟仁者能好人能惡人而又戒之曰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反覆諄諄不一而足學者能平心以察之反已以思之接於耳目者無非進徳之基無非内省之要殆見虛明洞達正平坦夷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推此以平天下可也豈特齊家而已哉

新定錢氏曰論齊家在修其身却只說身之所以不修處若說身之所以修即是上章正心事矣立辭嚴

容極宜細玩且於齊家利害愈更深切上章只說心之所以不正處文意亦如此上章四箇有所字此章六箇辟字其實皆心之病但上四者止是自身裏事此六者却施於人即處家之道也所以不同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衆也康誥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

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率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國在齊其家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

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謂治國在齊其家

鄭氏曰一家一人謂人君也戾之言利也機發動所由也僨猶覆敗也民從之言民化君行也君若好貨而禁民淫於財利不能止也有於己謂有仁讓也無於己謂無貪戾也

孔氏曰此一節覆明前經治國齊家之事成王戒康叔治民如保赤子愛之甚也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言愛赤子者內心精誠求赤子之嗜欲雖不能正中

其所欲然亦不甚遠治人之道亦當如此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言母之養子自然而愛中其嗜欲非由學習而能皆其本心如此一言僨事謂人君一言覆敗其事謂惡言也一人能定其國謂善政也古有此言記者引以結上事令謂號令所好者是惡所令者是善則是反其所好雖欲禁人人不從也非諸人非謂非責也所藏乎身不恕言無善行於身欲喻人為善行不可得也引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壯蓁蓁茂

盛喻婦人也之子是子也歸嫁也宜其家人宜其夫家之人也又引小雅蓼蕭之篇言成王有德兄弟相善相宜也引曹風鳲鳩之篇忒差也言威儀不差則可以正四方之國

河南程氏曰今夫赤子未能言其志意嗜欲人所未知其母必不能知之然不至誤認其意者何也誠心愛敬而已若使愛敬其民如其赤子何錯繆之有故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　又曰母之保養赤子始

何嘗學當保養時自然中所欲推此心以保民設不中其下之所欲亦不遠矣

藍田呂氏曰孟子曰為政不難不得罪於巨室巨室之所慕一國慕之巨室大家也仰而有父母俯而有妻子有兄有弟有臣有妾尊卑踈戚一國之事具矣嚴而不厲寛而有閑此家之所以正也大家難齊也不得罪於大家則於治國也何有齊桓公五霸之盛由不能正其家死未及歛而國已亂矣故虞舜之世

天下之為父子者定以瞽瞍厎豫而已文王之時天下無犯非禮以刑于寡妻而已舉治家之心以加之於國雖有大小之間宜不遠矣故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所謂一家一人者皆謂君也君者國之機也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一正君而國定矣其機如此故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可不慎歟民可使心服而不可使力服可以身帥而不可以令帥堯舜之仁桀紂之暴所以皆從其所好而不從其所令也有

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此所以身帥而使人心服者也其道也自一人一家始故所以先之也宜其家人宜兄宜弟其父子兄弟之道不待諄諄教告家至而日見之也至誠足以孚其心儀刑足以親其外國之不治未之有也

延平周氏曰一家仁一國興仁一人貪戾一國作亂治亂之機常發於一人而卒至於天下也如此

嚴陵方氏曰事君以忠本乎事父之孝事長以順本

乎事兄之弟使衆以仁本乎愛子之慈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正與此合所謂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也赤子言新生體赤也母之養子以心度心皆其自然不必學也以言慈之所以使衆亦舉斯心加諸彼而已於仁讓皆曰一家於貪戾止曰一人者蓋貪戾之致亂其效尤易見也一言僨事則語所謂一言可以喪邦是也一人定國則詩所謂一國之事繫

一人之本是也戾違於道也率者身為之先也有諸已而后求諸人無諸已而后非諸人皆内恕及人之道止言父子兄弟足法者本孝弟言之也

石林葉氏曰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堯舜桀紂之率民者豈諄諄然命之哉以所好示之而已矣有諸已則人易從無諸已而后非諸人則人不怨先閨門則宜其家人次親族則宜其兄弟後國人則民以為法故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

莆陽林氏曰治天下要領不出閨門衽席之上天下國家皆有父兄子弟唯在我者先正則推此而行亦皆如是文王之治岐也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故三百篇之詩遂以關雎為首非獨文王為然自堯舜禹湯以來皆用此道以治天下故在家莫親於父子兄弟家不正何以教人是以君子不出一家之中推此可以成教於國

廬陵胡氏曰家人之彖先內後外以內為本內正而

後家可齊也齊有威嚴之義凡物以猛為本者則患在寡恩以愛為本者則患在寡威家人主愛故尚威嚴其彖曰有嚴君焉其爻曰嗃嗃悔厲吉又曰威如終吉如此而後威克厥愛而家可齊矣如保赤子心誠求之謂當以誠存心也故家人又貴乎有孚未有威信不行乎家而國人化之者也養子者推心為之而得赤子之嗜欲蓋赤子之心唯誠而已心誠求之則不失赤子之心矣機謂發於近中於遠君者國之

機其善惡亦發於身而加乎民也堯舜躬行仁而比屋可封從其仁也桀紂躬行暴而比屋可誅從其暴也率謂躬行也若已不行仁而禁民為暴是謂所令反所好有諸已已有善也無諸已已無惡也觀人善惡當於其私父子兄弟私也故父子兄弟足法而後民法之也家人初九閑有家志未變也凡教在初而法在始家瀆而後嚴之志變而後閑之而無及矣故齊家必曰先謂閑於未變

東萊呂氏曰有善於已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已然後可以非人之惡恕謂推已及人也不能推已及人而但欲以言語曉諭人不可得也聞諸先生曰有諸已不必求諸人以求諸人而無諸已則不可也無諸已不必非諸人以非諸人而有諸已則不可也居仁

范陽張氏曰事君之忠即在家之孝也事長之順即在家之弟也使衆之仁即在家之慈也豈有二道哉推孝事君推弟事長推慈使衆雖或時有齟齬不合

參差不齊然其要處不過如是而已故大學引康誥如保赤子為證涵泳於斯而歌桃夭之詩以證此理又歌蓼蕭之詩以證此理又歌鳲鳩之詩以證此理想見大學之道雍容善端有如此之樂也

新安朱氏曰此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孝弟慈者家之所以齊者也能修之身以致其教則一家之人皆孝弟慈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衆之道不外是矣引書而釋之以言慈幼之心非由外鑠推以使衆亦

猶是耳有善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此三引詩皆以咏嘆上文之事而又結之以治國在齊其家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或問如保赤子何也曰程子有言赤子未能自言其意而為之母者慈愛之心出於至誠則凡所以求其意者雖或不中而不至於大相遠矣豈待學而後能哉民能自言其意而使之者反不

能無失於其心則以本無慈愛之實而於此有不察耳傳之引此盖以明夫能教其家使無不慈則國人化之亦無不慈者而所以教之之本則在心誠求之一言耳初豈有他道哉　曰仁讓言家貪戾言人何也曰善必積而后成惡雖小而可懼古人之深戒也書所謂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不德罔大墜厥宗亦是意爾　曰此章本言上行下效有不期然而然者今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

則是適修於內而遽欲以求乎外以己之僅免而遂欲責人之必無也曰此為治其國者言之則推吾所有與民共由其條教法令之施賞善罰惡之政固有理所當然而不可已者但以其所令反其所好則民不從故又推本言之而欲其先有以成己非欲矜己之長愧人之短而脅之以必從也故先君子之言曰有諸己不必求諸人以為求諸人而無諸己則不可也無諸己不必非諸人以為非諸人而有諸己則不

可也正此意也曰然則未能有善而遂不求人之善未能去惡而遂不非人之惡斯不亦恕而終身可行乎哉曰恕字之指以如心為義盖曰如治己之心以治人愛己之心以愛人而非苟然姑息之謂也然人之為心必當窮理以正之使其所以治己愛己者皆出於正然後可以即是推之以及於人而恕之為道有可言者故大學之傳最後兩章始及於此則其用力之序亦可見矣至即此章而論之則欲如治己之

心以治人者又不過以强於自治爲本蓋能强於自治至於有善然後可以求人之善無惡然後可以非人之惡然後推以及人使之亦如我之所以自治而自治焉則表端影正源潔流清而治已治人無不盡其道矣所以終身力此而無不可行之時也今乃不然而直欲以不肖之身爲標凖視吾治教之所當及者以姑息待之不相訓誥不相禁戒使天下之人皆如已之不肖而淪胥以陷焉是乃大亂之道豈所謂

終身可行之恕哉近世名卿之言有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已則昏苟能以責人之心責已恕已之心恕人則不患不至於聖賢矣此言近厚世亦多稱之者但恕字之義本以如心而得故可以施之於人而不可施之於已今曰恕已則昏則是已知其如此矣而又曰以恕已之心恕人則未知所謂恕已之心何耶其或未得此心之正則恐其猶未免於昏也若之何其可以推已及人哉藉令其意但欲反

此心以施於人其亦只可以言下章愛人之事而於此章治人之意與夫中庸以人治人之説則皆有未合者盖其為恕雖同而一以及人為主一以自治為主則二者之間毫釐之異正學者所當深察而明辨也至漢光武謂鄧惲善恕己量主此又啓為人臣者以賊其君之罪一字之義不明其禍乃至於此可不謹哉　曰三詩之序首言家人次言兄弟終言四國亦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之意也　曰既

結上文而復引詩者三何也曰古人言必引詩蓋取其嗟嘆咏歌優游厭飫有以感發人之善心非徒取彼之文證此之義而已也夫以此章所論齊家治國之事文具而意足矣復三引詩非能於其所論之外別有所發明也然嘗試讀之則反復吟咏之閒意味深長義理通暢使人心融神會有不知手舞而足蹈者是則引詩之助與為多焉蓋不獨此也凡引詩云者皆以是而求之則引者之意可見而詩之為用亦

得矣

永嘉薛氏曰內外之合所謂恕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篤恭而天下平用此道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龍泉葉氏曰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不知足而為屨我知其不為蕢也患不為屨耳豈有為蕢者哉古人有慈孝之實推而行之則事其父者所以為事君事其兄者所以為事長使天下容受羣衆皆由此見

之若徒即其名而不盡其實則雖行於一家而格於其人者乃其勢也不自知其不至而托孝慈之空言與徒即其名而望天下之自化二者皆失之矣　又曰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後嫁者也此言至切施於當事者對病之神藥照形之明鏡也自下以首尾次第論如必待齊家治國而後用之則有所繫縛效反不得專矣所謂大學者以其學而大成異於小學處可以修身齊家出可以治國平天

下也然其書開截箋解彼此不相顧而貫穿通徹之義終以不明學者又逐逐焉章句分析隨又為說名為習大學而實未離於小學此其可惜也哉

江陵項氏曰有諸己而後求諸人無諸己而後非諸人此為治人者言之也左氏傳所謂無瑕者可以戮人也子欲善而民善矣有諸己而後求諸人也茍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無諸己而後非諸人也此所謂治國在齊其家也若謂治己則有諸己而求諸人是

以其所能者病人也無諸已而非諸人是以人之所不能者愧人也非制行之法也故嘗謂此章當與表記仁之難成章並觀

霅川倪氏曰嫁而有子必知養之之方不待預學而後能此譬養民之道不待臨政而後學也宜兄者兄友其弟宜為人兄而弟亦宜之宜弟者弟敬其兄宜為人弟而兄亦宜之以其兄弟友睦而更相教故能推一國之人為兄弟者皆化之無不相宜者

新定錢氏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不幸為人上者爲貪刻為暴戾則從風而靡必有甚焉者矣仁讓說一家貪戾却只說一人仁讓之化止於仁讓貪戾之禍遂至作亂可不謹歟可不懼歟所藏乎身不恕而欲以空言呶呶於人不可得矣恕字是一章之綱領已行得人亦行得國亦行得此所以成教所以興所以從若只是自家偏私之說如何能喻

新定邵氏曰於文如心為恕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者恕也己所不欲而施於人是謂不如其心非恕也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喻猶曉也聞有仁義根心睟面盎背膽其容貌不言而喻者矣未聞矯飾為欺色取仁而行違者能使夫人心孚而意喻者也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

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
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
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詩云樂只君子民
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
母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
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
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
國

鄭氏曰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恤憂也民不倍不相倍弃也絜猶結也挈也矩法也君子有挈法之道謂常執而行之動作不失之倍或作偝矩或作巨絜矩之道善持其所有以恕於人耳治國之要盡於此引詩言治民之道取於已而已巖巖喻師尹之高嚴也師尹天子之大臣為政者也言民皆視其所行而則之可不慎其德乎邪辟失道則有大刑師衆也克能也峻大也言殷王帝乙以上未失其民之時德亦

有能配天者謂天饗其祭祀也及紂為惡而民怨神怒以失天下監視殷時之事天之大命持之誠不易也道猶言也

孔氏曰自此至終篇覆明上文平天下在治其國之事蓋治國非一義可了故廣而明之此經申明絜矩之義上有不善之事加已已惡之則不可持此事使已下者為之下不善事已已惡之則不可以此事已之君上也前謂在已之前後謂在已之後左右謂與

已平敵或在已右或在已左舉一隅餘可知也引小雅南山有臺美成王之詩言以已化民從民所欲則可為民父母只語辭也上言恕已待民此經言已須戒慎引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髙峻貌赫赫顯盛貌具俱也僇謂刑戮若桀紂是也殷之未喪師以下大雅文王之篇儀宜也

藍田吕氏曰孟子曰道在邇而求諸遠事在易而求諸難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盖所謂平者合

内外通彼我而已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雖廣出於一理舉斯心以加諸彼推而放諸四海而準無往而非斯心也猶五寸之矩足以盡天下之方此絜矩之道也上下也左右也前後也彼我之别也通乎彼我交見而無蔽則民也君也將何間哉此所以為民父母而天下瞻仰之矣故所以得國以得衆也所以得衆以有德也

范氏曰漢書云度長絜大注曰絜圍束之也莊子絜

之百圍亦謂圍而度之也矩所以為方絜矩言度之以求其方也既度其上又度其下既度其下又度其上於前於後於左於右莫不皆然不使少有大小長短之差焉是以物我各適其適無往而不得其方也天下者國之積耳以此推之則自一國以至於萬國一理而已祖禹

范陽張氏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雖所由不同其理則一而已其一如何畜好惡而已矣故修身之法

無他省吾所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而已豈非當
審吾好惡乎齊家之道無他一家仁一國興仁一人
貪戾一國作亂而已豈非當審吾好惡乎治國之道
無他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豈非當審吾好
惡乎而平天下之道亦在於好惡之審則老老而民
起孝長長而民起弟恤孤而民皆為忠厚之行所惡
之審則毋以吾所惡於上者施之於下毋以吾所惡
於下者施之於上毋以吾所惡於後者施之於前毋

以吾所惡於右者施之於左是則平天下之理果在審好惡而已矣　又曰文王之詩言商未失衆時克配上帝至紂失天下其膚敏之士反為周祼將之役天命如此可不以為戒乎且斷之曰得衆則得國失衆則失國何以得衆曰德此君子所以先慎乎德也石林葉氏曰老者近於親故民興於孝長者近於兄故民興於弟恤孤近於子故民不倍以此倡於上絜之道也以此法於下矩之道也上下以位言之也前

後以事言之也左右以人言之也位之與事事之與人雖不同而其好惡則一也故好同其所好惡同其所惡而後可以為民父母

莆陽林氏曰一人在上使天下人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必有正道焉蓋四方萬里之遠若非有以固結之則如何長有天下故詩以為民之父母者無他唯與天下同其好惡而已若是好惡與天下不相關此之謂獨夫爾

新安朱氏曰自此至篇末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而天下平矣又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以此使之不欲下之不

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以此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内之意皆自此而推之南山有臺之篇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節彼南山節讀為截節然高大貌師尹周之大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

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已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引詩文王篇配對也配上帝言其為天下君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不易言難保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或問上章論齊家治國之道既以孝弟慈為言矣此論治國平天下之道而復以是為言何也曰三者人道之大端衆心之所同得者也自

家以及國自國以及天下雖有大小之殊然其道不過如此而已但前章專以己推而人化爲言此章又申言之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能已者如此是以君子不唯有以化之而又有以處之也葢人之所以爲心者雖曰未嘗不同然貴賤殊勢賢愚異禀茍非在上之君子真知實蹈有以開之則下之有是心者亦無所感而興起矣雖幸其有以倡焉而興起之矣然上之君子乃不能察彼之心而失其所以處之之道

則其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反有不均之歎是以君子於其心之所同而得夫絜矩之道焉所以處此而遂其興起之善端也曰何以言絜之為度也曰此莊子所謂絜之百圍賈子所謂度長絜大者也前此諸儒蓋莫之省強訓以挈殊無意謂而先友太史范公乃獨嘗言此而後其理可得而通蓋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以已之心度人之心知人之所惡者不異乎已則不敢以已之所惡者施之於人使吾之身一處

乎此則上下四方物我之際各得其分不相侵越而就其中較其所占之地則廣狹長短平均如一截然正方無有餘不足之處是則所謂絜矩者也夫為天下國家而所以處心制事者一出於此則天地之間無一物不得其所而凡天下之欲為孝弟不倍者皆得以自盡其心而無不均之歎矣天下其有不平者乎然君子之所以有此亦豈自外至而强為之哉亦曰物格知至故有以通天下之志而知千萬人之心

即一人之心意誠心正故有以勝一己之私而能以一人之心為千萬人之心其如此而已矣一有私意存乎其間則一膜之外便為胡越雖欲絜矩亦將有所隔礙而不能通矣若趙由為守則易尉而為尉則陵守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人佞已推其所由蓋出於此而充其類則雖桀紂盗跖之所為亦將何所不至哉曰然則絜矩之云是則所謂恕者已乎曰此固前章所謂如愛已之心以愛人者也夫子所謂終身可

行程子所謂擴充得去則天地變化草木蕃充拓不去則天地閉而賢人隱皆以其可以推之而無不通爾然必自其正心窮理而推之則吾之愛惡取舍皆得其正而所推以及人者亦無不得其正是以上下四方以矩度之莫不截然各得其分若於理有未明而心有未正則吾之所欲者未必其所當欲吾之所惡者未必其所當惡乃不察此而遽欲以是為施於人之凖則則其意雖公而事則私是將見其物我相

侵彼此交病即雖庭除之内跬步之間亦且參商矛盾而不可行矣尚何終身之望是以聖賢凡言恕者又必以忠為本而程子亦言如形與影欲去其一而不可得蓋唯忠然後所如之心始得其正是亦此篇先後本末之意也然則君子之學可不謹其序與或曰齊家治國平天下均為治人之事而傳於齊家以審愛惡為言於治國以躬化導為說於平天下則必以絜矩明之豈三者之用各有所施而不可以相通

耶曰此亦各隨所重而言之其用益廣而法益詳耳若論其實則齊家者豈無待於躬化導而參彼已治國者亦安可不審愛惡而參彼已况平天下必自齊家治國而來則二者之用固有不得遺者但以其先後廣狹而言則三者之序必如此而不可亂耳　曰所謂民之父母者何也曰君子有絜矩之道故能以已之好惡知民之好惡又能以民之好惡為已之好惡也夫好其所好而與之聚之惡其所惡而不以施

焉則上之愛下真猶父母之愛其子矣彼民之親其上豈不亦猶子之愛其父母哉　曰此所引節南山之詩何也曰言在尊位者人所觀仰不可不謹若人君恣己狥私不與天下同其好惡則為天下僇如桀紂幽厲也　曰得衆得國失衆失國何也曰言能絜矩則民父母之而得衆得國矣不能絜矩則為天下僇而失衆失國矣

龍泉葉氏曰絜是矩者非難也天下之方至於矩而

止天下之圓至於規而止天下之長短至尺度而止天下之曲直至繩墨而止天下之輕重至權量而止是物之在我也絜以示之而何患焉雖然其所以為矩則難矣使其毫釐之不盡斯須之或虧自内至外由本及末而或有不足焉則矩不成則雖欲絜之以示人不可得矣聖賢之學自其内心之發推之於外修身齊家撙節端序各有倫等而不可亂者皆為矩之地也堯舜禹湯文武絜成矩以示天下而天下從

之故凡天下之有未安者必求於我而我不以其所未至者病天下也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則舜之矩也大矣究極絜矩之道不過於恕而已上下左右前後物未有不具四隅而能獨立者也然而天下之人所藏於身者不恕則見於前者必忘其後得於上者必失於下以其所惡者盡力施之而不知彼之不能受也夫是以患莫大於自利而害常生於有所偏君子盡已而及人因人而通已交取互見

仰觀俯察在我欲其無憾在彼欲其無怨知天下之一理彼我之一心則規矩在我而物之方圓者莫能踰權量自我而其自為輕重者無所惑自致知格物以至於平天下其必有出於是道不出於是則意有誠而非其意心有正而非其心施於天下國家者且有不合矣

建安真氏曰絜矩絜字本出賈誼過秦論度長絜大度謂以尺量物之長短絜謂以帶量物之小大如今

人之圍木也言我有此心人亦有此心在上之君子當以已之心度人之心如以矩而度物也矩製方之器俗謂曲尺是也荀子曰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言矩雖止長五寸然天下之為方器者必以此焉則以譬一心雖微而推之以度人之心雖千萬人無不同者我欲孝於親人亦欲孝於親我欲弟於長人亦欲弟於長故為君子者必使人各得以遂其孝弟之心我欲安人亦欲安我欲壽人亦欲壽我欲富人亦欲

富故君子者必使人各遂其所欲此皆所謂絜矩也
錢塘于氏曰君子以此三者爲絜矩之道以明明德
於天下者苟不由是三者之善以爲矩則民情未易
平也平之之道如何使上下前後左右皆不以其所
惡自累則是皆以其所好者相與無一人不孝不弟
不慈矣其爲矩也莫明焉故曰此之謂絜矩之道蓋
言天下無一人不明於矩也易言萬物之絜齊記言
主人之潔著此水亦其義也嗚呼天下之所真可好

者孰非孝弟慈之三者而其所真可惡者孰非不孝不弟不慈之三者今因民之所好而好之因民之所惡而惡之則上之好惡平上之好惡平則人心平人心平則天下平矣

霅川倪氏曰前言絜矩之道謂正已格民後言絜矩之道謂體物正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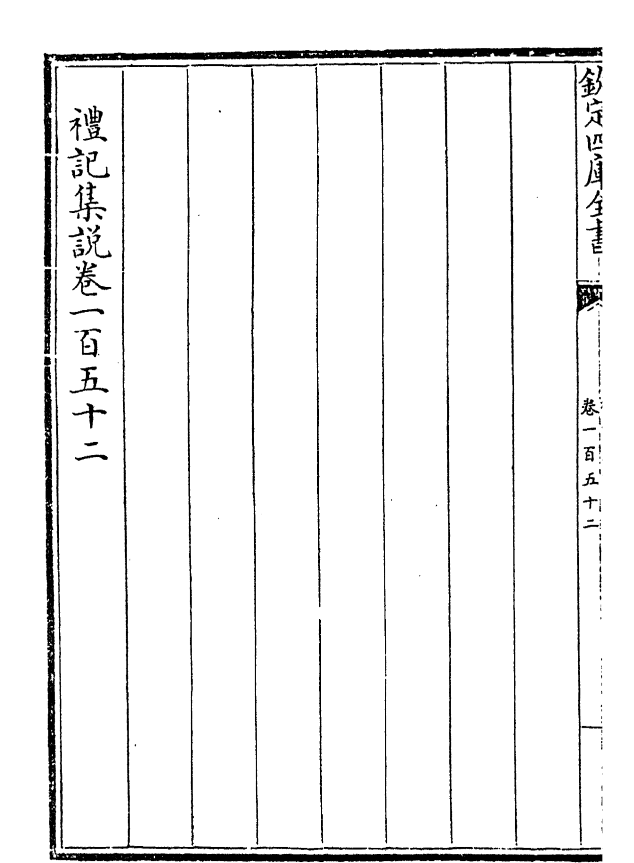
新定邵氏曰矩所以為方也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均齊若一而後成方所謂絜矩者猶言斟量忖度舉斯

加彼使之均平也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味斯言也則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其或上之使我不以禮吾之所惡也則吾之所以使下者烏可不以禮下之事我不以忠吾之所惡也則吾之所以事上者烏可不以忠審度彼我事皆若此則上下各得其所欲矣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充此類也則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者慮其有妨於前也有後入者闔而勿遂慮

其有妨於後也審度彼我事皆若此則前後各得其所願矣以至右之所惡者則不以交於左左之所惡者則不以交於右姑即夫並坐不橫肱之義而推之則其理亦可見矣夫上下前後左右皆得其平則截然正方合於矩矣大學於是釋之曰此之謂絜矩之道斯道也豈非平治天下者所當舉而措之乎吾嘗求諸古矣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固可以興民心之孝也然考之王制必五十而異粻六十而宿肉七十而

貳膳以至八十而後常珍九十而後飲食不離寢何其斟酌劑量曾不一槩也不如是則可以暫而不可以久區處未適其平非所謂絜矩之道也長吾長以及人之長固可以興民心之弟也然質之祭義如是而弟達乎朝廷如是而弟達乎道路如是而弟達乎州巷以至放乎搜狩修乎軍旅莫不隆長而尚齒何其流通周溥靡有或遺也不如是則達於此而不達於彼區處未適其平非所謂絜矩之道也矜寡孤獨

廢疾者皆有所養固可以使民相收相受不相棄倍也然古人抑豈槩而施之不思為可繼之道哉孤獨矜寡四者天民之窮而無告者也皆有常餼以養之矣至於瘖聾跛躃斷者侏儒則百工各隨其器能而食之使廢疾者不患於無所收而百工亦不虛於推所養也古人絜矩之道一至於此則經理區畫曲盡其宜天下其有不得其平者乎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二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三　　宋　衛湜　撰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内末爭民施奪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則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鄭氏曰用謂國用也施奪施其劫奪之情也悖猶逆也言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也上貪於利則下人侵

畔老子曰多藏必厚亡

孔氏曰此明治國之道在貴德賤財有德之人人所附從有人則境土寛大有土則生殖萬物有財則有以供國用德能致財財由德有故德爲本財爲末外疏也内親也親財疏德則爭利之人皆施其刼奪之情也

涑水司馬氏曰君有德則人歸之人歸之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言其要在得人心也

延平周氏曰財之與德其猶陰之與陽乎陰能輔陽亦能害陽財本輔德亦能害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內本而外末則本重而末輕雖不爭民之施奪而施奪之權自歸於上也外本而內末則本輕而末重雖欲爭民之施奪而施奪之權不免在於民也

嚴陵方氏曰外本內末爭民施奪孟子所謂苟爲後義而先利不奪不饜者亦此之意言悖而出亦悖而入者報施之理然也貨悖而入亦悖而出者消長之

理然也

山陰陸氏曰爭民施奪言爭民之所施亦爭民之所奪是與民爭利者也

石林葉氏曰得道則多助故有德此有人得衆則得國故有人此有土非財無以聚人故有土此有財理財不以義則物必屈於欲故有財此有用財也土也人也非德不能有故曰德者本也有德則人歸矣財必生於土故曰財者末也内本而外末則人之所貴

者德故天下各懷仁義以事其上雖不爭民之施奪而財自足也外本而內末則人所貴者財故上下交征以利則雖爭民之施奪而財亦不得而足矣蓋財聚而不能散則民離財雖多亦無以守財聚而能散則民附財雖少亦可以生故君人者修德以得人聚財以養人未有用財以道而民不聚亦未有聚財不以道而終能守也猶之言出於身旣悖於道而召禍乎外亦悖而入此必至之理也曾子曰出乎爾反乎

爾其此之謂乎

藍田呂氏曰知以德爲之本有人有土有財有國非吾患也不知以德爲本而本於財上下交征利不奪不饜矣此所謂外本内末爭民施奪者也天下之事未有不反者也惡言加於人則人亦將加惡言於已以非義之事取其財則必有非義之事費其財蓋不知義爲利者也

東萊呂氏曰外本謂以本爲外内末謂以末爲内爭

民施奪謂爭奪之民施其刦奪之情也言在上之人外本内末則是使爭鬬之民施其刦奪之情也言之出也不善則人亦以惡言反之悖出而悖入也貨之入也不善則亦必以不善失之悖入而悖出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

延平黄氏曰財用自其有德而致之其取也有義非悖而入也其用也有禮非悖而出也

范陽張氏曰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德者義也財者利

也以利爲尚則天下相率而爲利故起爭民施奪之心施者無所禁制也且義者何也忠信也德也財者何也利也驕泰也爭奪也好義則得民心好利則失民心失民心則天下社稷宗廟不保矣是以大學之道以義用財而不以財勝義蓋財聚則民散以利爲主則失民心矣財散則民聚以義爲主則得民心矣夫何故言悖而出者必有悖理之言以應之貨悖而入者必有悖理之事以散之故君子生財之道一以

儉約爲先也

新安朱氏曰先慎乎德承上文不可不慎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内則是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刧奪之教也葢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外本内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悖逆也自先慎乎德以下至此

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　曰所謂先慎乎德何也曰上言有國者不可不慎此言其所慎而當先者尤在於德也德即所謂明德所以慎之亦曰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以修其身而已矣　曰此其深言務財用而失民何也曰有德而有人有土則因天分地不患乎無財用矣然不知本末而無絜矩之心則未有不爭鬬其民而施之以刼奪之教者也易大傳曰何以聚人曰財春秋外傳曰王人者將

以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故財聚於上則民散於下矣財散於下則民歸於上矣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鄭氏以爲君有逆命則民有逆辭上貪於利則下人侵畔得其旨矣

龍泉葉氏曰甚矣利之可畏也聚天下不可以無利而利聚則民必攜聖人知其然也散天下之財使之疏通流演而無壅遏偏聚之患若此則民聚矣以民聚爲財之本而以財聚爲民之病故以道權之以法

御之天下本無可聚之財也其聚之者非義也悖也言當順以出貨當順以入出入各得其當而天下治小人則不然言以悖出貨以悖入至其報應之來速於影響驗於符節拱手視之而莫能救也

霅川倪氏曰人之性善其德本明所以昏之者貪求近利謂道德爲無所利也孰知德之中自有利存乎其間爲人上者有德以拊民人懷而歸之有人以治其田疇扞其外侮以什一之法取於民通三十年之

積有九年之蓄則有財矣前之本末以明德修身為本其餘為末本末之大者也今論德之與財亦以本末言本末之次者也爭民者爭民之利也上旣與民爭下必效之不奪不饜矣施言用之廣也用爭奪之術廣施之而無限節也

新定邵氏曰財聚斂於上則民失所養而離散於下財布散於下則民得所養而聚戴乎上二者正相反也鹿臺鉅橋為世永鑒然三代而下人主富民之念

常輕富國之意常重雖號為英明刻意為善而充府庫實倉廪之念終未盡忘其故何也良由大學不講而所以明其明徳者未至耳果能先謹乎徳使此心天理湛然常明則民吾同胞痌瘝疾痛舉切吾身發政施仁唯恐赤子之不得其所而何忍括民財以聚於其上哉

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

仁親以爲寶

鄭氏曰于於也天命不于常言不專祐一家也楚書楚昭王時書也言以善人爲寶時謂觀射父昭奚恤也舅犯晉文公之舅狐偃也亡人謂文公也時辟驪姬之讒亡在翟而獻公薨秦穆公使子顯弔因勸之復國舅犯爲之對此辭也仁親猶言親愛仁道也明不因喪規利也

孔氏曰書之意言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

嚴陵方氏曰惟善以爲寶者君也仁親以爲寶者子也君能寶善則足以爲貴於一國子能寶親則足以爲貴於一家雖其大小不同所以爲寶則一而已

藍田吕氏曰自此至驕泰以失之宜在平天下在治其國一章後平天下者善與人同故取諸人以爲善利與人同故好貨好色與百姓同之善不與人同則媢疾之心生故無好善之心利不與人同則貪吝之心生故無好義遠利之誠觀康誥之言則知天命無

常惟善是與也觀楚書曰咎犯之言則天下之寶惟善爲寶也

新安朱氏曰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曰前既言命之不易矣此又言命之不常何也曰以天命之重而致其丁寧之意亦承上文言

之也蓋善則得之者有德而有人之謂也不善則失之者悖入而悖出之謂也然則命之不常惟人之所自爲耳可不謹哉

龍泉葉氏曰得失覾其善惡而已矣世固有得天下之大如舜禹而行道之人乞一簞食豆羮之微或不可而輒喪之者焉學者考其得失之際則善惡自我而物莫能違耳目之常者不可恃而一身之德不敢忽蓋晉楚之富未有可以因循而常守者也山高忽

推河深忽竭豈可幾乎楚書曰楚國無以為寶惟善以為寶舅犯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楚國雖大亡人雖微然所寶者非外假也亡人以仁親而後反楚國以為善而永存當重耳逋亡奔困於憂患險阨之餘追念父母之所以遇已者深矣唯其克責咎悔之意足以消怨尤喟歎之心仁親愛篤之誠足以弭疏薄譏閑之禍則桑落之下固所以為晉室隆昌之符也

四明李氏曰晉楚之爲國特夷狄之雄耳舅犯之爲臣特伯主之佐耳大學參稽格言以垂訓萬世乃於此乎取何歟蓋天下之善無窮君子之取善亦無窮一言當理皆可爲法一言契心皆可服行學者誠能多識前言以蓄其德則片辭隻字莫非實用博學詳說莫非切己苟徒徇口耳之習果何益哉元白

金華邵氏曰自古人君急貨財失人心以至於喪天命者必有小人以功利導之故至於此無小人則人

君決不自爲聚歛故引楚書及咎犯之言又引秦誓所言尊賢容衆之君子忌刻浅隘之小人而小人必屏之四方不與同處中國蓋導其君以功利至於失人心喪天命皆此等人也

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它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

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惟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

鄭氏曰秦誓尚書篇名也秦穆公伐鄭為晉所敗于殽還誓其羣臣而作此篇斷斷誠一之貌也他技異端之技也有技才藝之士也若己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皆樂人有善之甚也美士為彥黎衆也尚庶幾也媢妬也違猶戾也俾使也拂戾賢人所為使功不

通於君也殆危也彥或作盤放去惡人媢疾之類者

獨仁人能之如舜放四罪而天下咸服

孔氏曰此明君臣進賢絀惡之事兮是語辭古文尚書兮爲漪休休休寬容似有包含也不啻如自其口出謂心愛此彥聖之美多於口說言其愛樂之甚也寔是也美士爲彥爾雅釋訓文唯仁人之君能放流此蔽賢之人使迸遠在四夷也

藍田吕氏曰仁者以天下爲度者也天下之所共好

者仁也吾所以好仁天下之所同惡者不仁也吾所以惡不仁此所以能愛人能惡人也此所以能舉賢退不肖也此所以能好人之好惡人之惡不拂人之性而逺夫菑害者也

山隂陸氏曰唯仁人為能愛惡仁者必有勇故也亦仁人然後能放流之孔子曰懐惡而討誰不服

范陽張氏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無非以審好惡為先大學於平天下既歌南山有臺之詩以明好惡

之審又歌節南山之詩以明好惡之僻且雜引康誥楚書舅犯秦誓之言以明好善惡惡之理且斷之以唯仁人放流害賢之人又言仁者能愛人能惡人予竊怪正心之說貴於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說皆在於審好惡何與正心之說相逕邪及讀唯仁人能愛人惡人之說然後知所以無忿懥恐懼好樂憂患者將以求心之本體本體既見則私欲消融天理炳見好惡皆公天下而非其

私矣

石林葉氏曰技言其能己有技而人有之不娼疾者克己也彦言其才聖言其德己溥於才德而人有之其心好焉者愛人也能克己以愛人則人樂爲之用故雖有一介之賤斷斷之弱亦可以爲有蓋資諸己不足能資諸人以有爲君子亦與之也忌人之能與不容人之才德則所謂蔽賢匿善也仁人惡之故不與同中國

新安朱氏曰聖通明也迸猶逐也言有此娼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而痛絶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如此也　又曰其引秦誓何也曰言好善之利及其子孫不好善之害流於後世亦由絜矩與否之異也曰娼疾之人誠可惡矣然仁人惡之之深至於如此得無疾之已甚之亂邪曰小人爲惡千條萬端其可惡者不但娼疾一事而已仁人不深惡乎彼而獨深惡乎此者以其有害於善人使

民不得被其澤而其流禍之長及於後世而未已也然非殺人于貨之盜則罪不至死故亦放流之而已然又念夫彼此之勢雖殊而苦樂之情則一今此惡人放之不遠則其爲害雖得不施於此而彼所放之地其民復何罪焉故不敢以已之惡施之於人而必遠而置之無人之竟以禦魑魅而後已蓋不唯保安善人使不蒙其害亦所以禁伏凶人使不得稔其惡雖因彼之善惡而有好惡之殊然所以仁之之意亦

未嘗不行乎其間也此其為禦亂之術至矣而何致亂之有曰屏之為迸何也曰古字之通用也多矣漢石刻辭有引尊五美屏四惡者而以尊為遵以屏為迸則其證也曰仁人之能愛人能惡人何也曰仁人者私欲不萌而天下之公在我是以是非不謬而舉措得宜也

東萊呂氏曰斷斷專慤而無他技則賊之者寡矣故其心廣大易直休休然其如有容固心之本體也所

以迫隘忌克者小知賊之也曰其如有容者莫測其限量而難乎其形容也論君子之樂善終之以不啻如自其口出好之篤也論小人之忌善終之以俾不達惡之遂也小人之於君子不唯疾之惡之違之而已必左右沮遏千慮百圖非使君子不能自達則其心終不厭惡之未遂雖欲自已有所不能思其反則可知君子之於善矣

龍泉葉氏曰此固其國家之所實而一介臣者亦所

恃以自寶也夫善不可以有形德不可以有心山嶽之所藏江河之所受誠有長養潤澤之功也天下之人好爲有形之善而各務自爲其始本出於善意而其終遂至於媢疾其禍遂至於喪邦者衆矣仁人其好善也篤則其去惡也果蓋非仁人之至善不足以知不仁之爲害也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

性畜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鄭氏曰命讀爲慢聲之誤也舉賢而不能使君以先己是輕慢於舉人也拂猶佹也逮及也大道行所由

孔氏曰拂謂拂戾善人之性菑必及於身矣大道謂所由行孝弟仁義之大道也

河南程氏曰命當作怠字之誤也先猶早也遠謂迸諸四夷之類自古用賢人而不能早退小人而不能

遠以陷於禍敗者多矣伊川

山陰陸氏曰孟子曰莫非命也命讀如字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雖過也自天觀之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雖命也自人觀之過也舉賢好先退不肖惡近

石林葉氏曰在下位而見賢有不能舉舉賢而有不能先猶可歸之命若夫居上位而見不善不能退雖退而不能遠之於己則不可歸之命亦過矣哉一人

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好其所惡惡其所好則拂其情矣故曰菑必及其身忠信吉德也驕泰凶德也修其吉以違其凶則君子之道

永嘉薛氏曰進賢之法莫崇禮貌去惡之要莫先克己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吾命之出者未至耳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是誰之過歟惟能公其心者可與論進賢退不肖之實以百姓之心爲心忠信君子所以仁菑必逮夫身者驕泰害之者也得

失之要在我而已果能忠信則身修而能公其好惡
賢不肖之進退在此而不在彼也
新安朱氏曰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
孰是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
子而未仁者也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
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
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
之意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修己治人之術

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

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内三言得失而

語益加切蓋至此而天理存亡之幾決矣　曰命之

爲慢與其爲怠也孰得曰於義則皆通矣然無他書

而證焉則兩存以俟知者可也曰好善惡惡人之性

然也而有拂人之性者何哉曰不仁之人阿黨媢疾

陷溺其心是以其所好惡戾於常性如此與民之父

母能好惡人者正相反使其能勝私而絜矩則不至

於是矣　忠信驕泰之所以為得失者何也曰忠信者盡己之心而不違於物絜矩之本也驕泰則恣己徇私以人從欲不能與人同好惡矣

龍泉葉氏曰人之所好惡者天下之心也故其好之也非以為己利其惡之也非以為己怨凡以為人而已君子豈有私意於其間哉夫惟好惡因物而無心曠然率性以合於大道遠禍求福無大於此矣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此最緊要

是徹頭徹尾事此得失之常理也忠信有必得之理而無求得之心不志於得而不廢其道此所以為忠信也至於驕泰之失則亡矣非敬無守也非禮無行也平居之用力於忠信者所以求免乎此也

金華邵氏曰小人以聚斂失人心蓋本於奢侈無節而用度不足至君子之大道則以忠信得之忠信者誠實不事華靡之意也經曰忠信禮之本苟驕以自矜泰而自侈則失之矣

新定邵氏曰前既言爲人君者當順民之好惡此遂言臣下之好惡不可以不察葢臣佐君以平治天下者也臣果好善邪必能進賢輔君以仁其民矣臣不好善而反惡人之善邪則必不能進賢以輔君而上下俱受其害矣仁人又當如此明其好惡以爲之用舍也夫善人天地之紀世患無是人耳幸有其人是固君上所賴以賛襄國家所賴以經理生民所賴以撫綏也古之聖王汲汲以求賢爲務古之賢臣汲汲

以進賢爲忠凡以此爾否則賢者有致君澤民之藴而抑之使不得伸排之使不得進在賢者一身之榮悴夫何足計而君心無所啓沃國家無所倚賴生民無所庇庥其害可勝言哉不特此爾善人隐伏則憸人競進其好惡任情舉措舛逆後患餘禍且將蔓延而莫知所止又豈但爲一時之害而已哉此不祥之實蔽賢者當之自昔聖賢所以深惡於娼疾之人也若使人主徒知娼疾之可惡而不能斥逺之善亦何

由伸唯仁人在上放之流之迸逐於四夷不與同居於中國所謂投諸四裔以禦魑魅是也此非仁人疾惡之已甚媢疾一事妨賢病國爲害最深必如是而後當其罪爾故曰唯仁人爲能愛人能惡人蓋仁人之心純乎天理黜陟刑賞如權衡然或輕或重銖兩不差此其所以爲能愛能惡歟苟爲不然見賢而不能舉舉之而不能先是雖知其人之可愛而不盡夫愛人之道也君子得以尤其慢見不善而不能退退

之而不能遠是雖知其人之可惡而不盡夫惡人之道也君子得以咎其過然是二者雖未盡夫愛惡之道而猶未全昧夫愛惡之正也若夫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則其拂戾於人之性也甚矣菑害並至必將逮其身如前所謂辟則為天下僇者其斯之謂歟

霅川倪氏曰前言去惡此言舉賢欲去惡必舉賢可也此章本為去聚斂之臣兼言舉賢者相況取義也言舉賢不能先此其權在他人尚可以命言若見不

善不能退退而不能遠此則在我不能無過不可言命也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惡惡之人所公惡而上反好之人所公好而上反惡之是拂逆人之性宜災禍之及身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衆食之者寡爲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恒足矣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鄭氏曰財恒足者不務祿不肖而勉民以農也發起也言仁人有財則務於施與以起身成其令名不仁之人有身貪於聚斂以起財務成富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言君行仁道則其臣必義以義舉事無不成者其爲誠然如已府庫之財爲已有也

孔氏曰此經明人君當先行仁義愛省國用以豐足財物生之者衆爲農桑多食之者寡謂減省無用之費爲之者疾謂百姓急營農桑事業用之者舒謂君

緩於費用

橫渠張氏曰知用財而不知養財天下所以窮知養財而不知用財天下所以不治仁者能散以顯己之仁不仁者能聚以顯己之富仁者無富於己則克儉於骨肉則恩及之利心多而義心少是不仁也

藍田呂氏曰國無游民則生之者衆矣朝無幸位則食之者寡矣不違農時則爲之者疾矣量入爲出則用之者舒矣此生財之道也以財發身唯富足然後

可以推吾濟人之惠也以身發財則非驕奢無以矜己之富也此仁不仁之分也故唯仁者能與天下同其利上有不私之仁下有樂輸之義心誠樂之如孝子之養父母未有子富而父貧百姓足而君不足者也

延平周氏曰有生財者衆然後求其食財者寡有爲財者疾然後求其用財者舒此先王理財之成法也若不求生財爲財之道而徒欲食之寡用之舒者特

墨子之私愛者耳以財發身者爲身而不爲財者也以身發財者爲財而不爲身者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能有終其事不能有終雖有府庫而財非其財此鹿臺之財所以不用於商而用於周者也

嚴陵方氏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則身爲財所害利害之際在乎仁不仁之間而已上以仁而接下下以義而事上君臣上下報施之道如此而

已然孟子曰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者蓋孟子言
教化之驗此言報施之宜教化之道上下無異報施
之道上下不同義所以制事臣所以代終故曰未有
好義而其事不終者也好義而賤利則無爭民施奪
之患故繼之以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山陰陸氏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言民之所藏
其府庫也荀息曰寶出之內藏藏之外府馬出之內
廄繫之外廄

石林葉氏曰生之者衆爲之者疾用天時也食之者寡用之者舒節人欲也得其時而不敢縱欲生財之道也爲仁者不富故凡聚財者欲其發身之仁也爲富者不仁故凡發身者欲其聚財之富也上能好仁則下不敢後其君故能義下能好義則可以有爲故終其事上下以仁義相與而事成矣凡府庫所積者無不義之財此德所以爲本財所以爲末也

永嘉薛氏曰易稱何以聚人曰財財者國用所出其

可緩乎雖然為國務民之義而已財者利之所在人之所必爭也人必爭而我奪之則利心生而禮義消矣務民之義則天下一家而財不可勝用藏之於下猶在君也以財發身用之者也不知所以用之身為財之役矣故君子先正其本為上有節為下敦本財用之出庸有窮乎是故務民之義在乎修身以仁民民化於仁則愛之如父母畏之如雷霆上下情通財皆可得而用率斯道也其有不終於義者乎一家仁

而一國興仁非他道也務民之義不以利為先爾

東萊呂氏曰君子創業垂統為可繼也若夫成功則天也然則有好義而其事不終者矣而大學以為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何也曰好義則其志伸矣其志伸則其事終矣居仁

新安朱氏曰愚案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

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

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曰上文深陳財用之失民矣此復言生財之道何也曰此所謂有土而有財者也夫洪範八政食貨為先子貢問政而夫子告之亦以足食為首蓋生民之道所不可一日無者聖人豈輕之哉特以為國者以利為利則必至於剥民自奉而有悖出之禍故深言其害以為戒耳至於崇本節用有國之常政所以

厚下而足民則固未嘗廢也呂氏之說得其旨矣有子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孟子曰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正此意也然孟子所謂政事則所以告齊梁之君使之制民之產者是矣豈若後世厲民自養之云哉曰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何也曰仁者不私其有故財散民聚而身尊不仁者唯利是圖故捐身賈禍以崇貨也然亦即貨而以其效言之爾非謂仁者眞有以財發身之意也曰未有府庫財非其財

者何也曰上好仁則下好義矣下好義則事有終矣事有終則為君者安富尊榮而府庫之財可長保矣此以財發身之效也上不好仁則下不好義下不好義則其事不終是將謂天僇之不暇而況府庫之財又豈得為吾之財乎若商紂自焚而鉅橋鹿臺散德宗出走而瓊林大盈掠皆以身發財之效

范陽張氏曰大學平天下之道也其末皆論財利之說何也蓋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

財此有用不講所以用財之説非失於侈汰必墮於聚斂故大學細極其理而以謂平天下者更當知所以用財之道也漢武帝罷黜百家表章六經似矣不知用財之道筭及舟車榷及鹽鐵以資淫侈之費唐明皇平定内難委任賢相似矣不知用財之道括田搔擾六使掊克亦以資淫侈之費唐德宗初即位放象𧰼出宫人似矣不知用財之道大盈瓊林閒架除陌之貪其聚斂無所不到是皆不知用財之説至是

也故君子生財之道一以儉約爲先儉約者義也生之雖衆食之乃寡非儉爭爲之雖疾用之乃舒舒簡也非約爭儉約爲心則無所往而不足矣蓋仁者以義爲主故財散之於民而其身之義亦因財以發見於天下不仁者以利爲主故財斂之於已而好利之心乃因財以發見於天下君人者將因財以揚已之義德乎抑將因財以揚已之利心乎宜知所自處也上好仁則下好義天下可長保矣豈有不善終之理

乎所好者義則人君府庫之財皆什一之法所取於民者耳未嘗有一毫横斂之物置於其間也是則府庫之財無非其所當有之財也説者謂民府庫之財無非人君之財此豈可以爲訓得不啓後世暴君汙吏貪欲之心借此以爲口實乎故余以爲財非其財者皆所當得之財也何謂不當得之財下文孟獻子之論是矣

龍泉葉氏曰一人之所生過於一人之所食先王之

法使天下之人皆足以生財則其職分之所當爲者汲汲爲之唯恐不及而不暇於用也夫是以天下無可理之財無可聚之利菽粟如水火而仁義存焉此其所以儉而能勤既富而教也後世人倫不明始有食而不生用而不爲非特衆寡疾徐之間也然後其上焦然日以生財爲務而以聚斂爲當然蓋舜禹周公之法其謂之難明也久矣未易以一二言也仁者以身發財不仁者以財發身此一道也存乎其人之

仁不仁而已鉅橋之粟鹿臺之財前日之所積今日之所散豈有異術哉雖然於陵仲子之操非天下之所能安也舜與跖之分王與霸之異全在義利之間唯其好義也則聚天下之人聚天下之人則致天下之財均其有無約其貧富成順致利以安天下所謂室家之道君臣父子之節養生送死之禮皆由此而成故曰未有好義而其事不終者也天下之事至於終極而不倦本末相應先後相爲其極至於無一夫

之不獲者此好義之心所發也若夫利則止於是而已豈復能終其事哉

霅川倪氏曰君子有大道可也生財亦曰大道者以見道之無所不通也以生財言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是生財之大道也若以利為利就使有得不過小道耳仁者以財發身蓋博施而名彰也為仁不富雖不富然足以發其身而為人所尊敬且得民矣不仁者知有身而不知有仁知有利而不知有義徒欲

以身興發其財耳是以爲富者必不仁李氏雖富於周公而反以自損身固不能發好利而多怨多藏必厚亡其於財也亦何發之云

錢塘于氏曰大學既明忠信以爲生財之本又指仁義以立用財之訓仁者以財發身旣天下之財常足於天下而吾身不與焉惟上好乎仁則下歸乎義下歸乎義則終其奉上之事府庫無非義之財也

新定邵氏曰生者衆多而食者寡少則必有餘蓄矣

爲者敏疾而用者舒緩則必有積儲矣此財所以恒足歟善乎賈生之言曰夫百人作之不能衣一人欲天下亡寒不可得也一人耕之十夫聚而食之欲天下亡飢不可得也此言正與大學相發明　發猶起也仁者以愛人利物爲事損上以益下財幾於散矣卒之人懷其恩仰若父母何榮如之是財雖散而身日起也故曰以財發身不仁者以剥民利己爲事苛征而虐取財非不聚也卒之民不堪命疾視若讎禍

孰甚焉是財日起而身益危也故曰以身發財嗟夫
仁者唯知與民共財而已初無心於藉是以發其身
也而愛人者人常愛之乃天下必至之理故惠鮮鰥
寡庶民子來未有上好仁以愛其民而下不好義以
事其上者也庶民攻之不日成之未有下好義以事
其上而所爲之事有不終者也斯民樂事勸功則爭
出粟米絲麻作器皿通貨財以事其上又安有府庫
財非其財者哉是仁者雖不以財自私而富有四海

之內天下之財皆一人之財也彼不仁者之用心何其謬哉方其切切於斂財本以私其身也而卒因是以亡其身則雖有財安得而用之唐太宗語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剖身以藏之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帝王徇奢欲以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斯言可以暗合以身發財之戒矣孟獻子曰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

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

鄭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謂以士初試為大夫也伐冰之家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財利者也國家利義不利財盜臣損財耳聚斂之臣乃損義論語曰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為之聚斂非吾徒也小子鳴鼓而攻之可也

孔氏曰此一經明治國家不可務積財案書傳士飭

車駢馬詩云四牡騑騑大夫以上乃得乘四馬今下
云伐冰之家是卿大夫令別云畜馬乘者不察雞豚
故知士初試爲大夫也案昭四年左傳云大夫命婦
喪浴用冰喪大記云士不用冰故知卿大夫也士若
恩賜亦得用之但非其常故士喪賜冰賜夷槃可也
百乘之家謂卿也故論語云百乘之家鄭云采地一
同之廣輪是也
山陰陸氏曰畜馬乘士也言乘不言車士乘棧車車

不足言也言察不言畜雖畜之而不察百乘百邑春秋傳曰唯卿備百邑

石林葉氏曰勞心者治人治人者食人故以義爲主勞力者治於人治於人者食人故以利爲主百乘之家非備貴者也然其職在於治人故不畜聚斂之臣畜聚斂之臣寧有盗臣蓋盗臣止於竊命而聚斂之臣則以掊克於民而民困雖有粟安得而食諸有國者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然則正德利用厚生惟

和先王猶用以爲治必曰義者何也蓋以利爲利則民所知者利而已故不奪不饜以義爲利則民知義矣利自存乎其間故三代盛時民以義事上則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上以義恤民則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上下相待如此豈爭奪而厭者乎

藍田吕氏曰雞豚牛羊庶民之所畜也卿士大夫既食於人又與之爭食則專利矣專利則以利爲利盜者失財於一旦矣聚斂者誅求而無厭此所以寧有

盜臣也

新安朱氏曰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曰其引孟獻子之言何也曰雞豚牛羊民之所畜養以為利者也既已食君之禄而享民之奉矣則不當復與之爭此公儀子所以拔園葵去織婦而董子因有與之齒者去其角傅之翼者兩其足之喻皆絜矩之義也聚斂之臣剝民之膏血以奉上而民被

其殃盜臣竊君之府庫以自私而禍不及下仁者之心至誠惻怛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所以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亦絜矩之義也昔孔子以臧文仲之妾織蒲而直斥其不仁以冉求聚斂於季氏而欲鳴鼓以聲其罪以聖人之宏大兼容溫良博愛而所以責二子者疾痛深切不少假借如此其意亦可見矣曰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何也曰以利為利則上下交征不奪不厭以義為利則不遺其親

不後其君蓋唯義之安而自無所不到矣程子曰聖人以義為利義之所安即利之所在正謂此也孟子分别義利拔本塞源之意其傳蓋亦出於此

范陽張氏曰士初爲大夫而畜馬乘者不當有雞豚之財卿大夫喪事而得伐冰者則不當有牛羊之財卿大夫有采地而得百乘者則不當有聚斂之財有聚斂之臣以取不當得之財不若有盜臣而耗府庫之資也耗府庫止失財耳民心不動也有不當得之

財則失民心矣財安用乎

新定邵氏曰孟獻子魯大夫仲孫蔑也在春秋時以賢稱方獻子之未有是言也孰不曰盜臣竊吾之貨賄是不可有也聚斂之臣能爲吾生財是不可無也自獻子之言一出然後知盜臣竊吾之什百是什百而已也竊吾之千萬是千萬而已也若聚斂之臣爲吾罔利以召怨怨積而不可解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是盜竊之害猶小而聚斂之害甚大也二者俱不

可有權輕重而論則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耳

異時尹鐸保障繭絲之論蓋有見於斯也

龍泉葉氏曰孟獻子衰世之大夫也未足以知大義之所在焉然其所存則固若此矣天下之惡無過於盜而謂聚斂爲甚者非惡之而然也計其利害之所終然後知其甚於盜也

嚴陵方氏曰或不察於雞豚或不畜於牛羊或不畜聚斂之臣皆言受禄於公者不宜爭利於私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爲善之小人之使爲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爲利以義爲利也

鄭氏曰務聚財利爲己用者必忘義是小人所爲也彼君也將欲以仁義善其政而使小人治其國家之事患難猥至雖云有善不能救之以其惡之已著也

嚴陵方氏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故務財用者必自小人小人所以得用者君以爲善政也菑害者

天菑之人害之也

石林葉氏曰聚人者財理財者義務財用求所以聚人也不務財用求所以爲義也小人不知所以聚人而務在於聚財此菑害所以並至也蓋冉求嘗問於孔子曰旣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及爲季氏聚斂則曰鳴鼓而攻之可也夫始告之以富者欲以聚人終責之以聚斂者爲其不義聖人之意蓋可知也

新安朱氏曰彼爲善之此句上下疑有闕文誤字自

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為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反覆之意切矣　曰此其言菑害並至無如之何何也曰怨已結於民心則非一朝一夕之可解矣聖賢深探其實而極言之欲人有以審於未然而不為無及於事之悔也以此為防人猶有用桑弘羊孔僅宇文融楊慎矜陳京裴延齡之徒以敗其國者故陸宣公之言曰民者邦之本財者民之心其心傷則其本傷其本傷則枝榦凋瘁而根

本壓拔矣呂正獻公之言曰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人主不悟以爲有利於國而不知其終爲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嗚呼若二公之言則可謂深得此章之指者矣有國家者可不監哉

龍泉葉氏曰長國家而務財用此小人之所從入也非其國之好利則小人無自而進小人進則利門啓而百患起善爲國者明善敦化以示好惡使小人無

間可入濡沫摩撫左右媚悅陰導利源使天下不知其取之有方其致之有故有以自結於人衆皆悅之而非先王之大道此所謂爲善之小人也天下之人知其攘臂而爲不義也則其君亦何遽用之唯其自名於善而不察也及其爲之上不當於天心下不合於民志其名禍之由陷民而亡其國者是小人之爲也

東萊呂氏曰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

也故長國家而務財用無與人同利之心是必小人矣人之所非彼之所善故曰令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既曰善矣則唯其言之聽求善人之立而國之無菑害難矣是皆不知以義爲利與人同之而已 又曰大學所記自致知格物以至家齊國治而天下平先後本末循循有序學者明守此而力行之則聖功也而篇末乃反覆教戒爲利之害如此則知爲天下國家而賊夫心術者利爲甚何也以其私已

而外人也私己而外人其身且不能保其能體人物與己為一乎故記者極言之戰國之世聖人之道不行君臣父子之間所以相告語者唯有利害不知禮義當是時傳聖人之學者幾不立矣凡此之論皆以為迂濶而遠事情賢者畏之故極言之以為是則大學之終也居仁

范陽張氏曰漢武財用桑弘羊孔僅咸陽啓之明皇財用宇文融王鉷楊慎矜楊國忠啓之德宗財用盧

杞皇甫鎛啓之彼數君者以桑弘羊宇文融盧杞等爲善使爲國家然而漢武晚年盜賊四起明皇晚年有祿山之難德宗晚年有奉天之難菑害並起雖平時所謂善者如桑弘羊楊國忠盧杞輩亦無如之何

然則國當以利爲利乎以義爲利乎

藍田呂氏曰君不鄉道不志於仁而求富之是富桀也故長國家而務財用無與人同利之心是必小人者也小人者人之所非彼之所善故曰今之所謂良

臣古之所謂民賊也既曰善矣則惟其言之聽持不仁之質以當國用事求善人之立而國之無菑害難矣是皆不知以義爲利與人同之而已

建安眞氏曰義者天理之公也利者人欲之私也二者如冰炭之相反然一於義則利自在其中蓋義者宜也利亦宜也苟以義爲心則事無不宜也不惟宜於己亦且宜於人人己兩得其宜何利如之若以徇利爲心則利於己必害於人爭鬬攘奪於是乎興己

亦豈能享其利哉 又曰大學所謂利專指財利而言伊川先生云利不獨財利之利凡有一毫自便之心即是利此論尤有補於心術之微至南軒先生又謂無為而為皆義也有所為而為即利也其言愈精且微學者不可不知也然必先以不貪財利為根脚基址方可說上兩節正如貧而無諂富而無驕方能漸至樂與好禮之地馴序用力自粗至精方可至純乎天理之地

四明李氏曰君子喻義小人喻利一義一利截截乎冰炭之異涇渭之別也商湯惟知以義制事而貨利則不殖周武崇信明義而四海則大賚今乃以義為利則是君子之喻義乃所以為喻利邪曰是不然大學此語為後世言之耳蓋自功利之說興聚斂之門起下焉者誇淺陋之規而排迂闊之見上焉者陽諱其名而陰蹈其實故大學君子直指利害之實而立為以義為利之論發明古人為義之餘效而非以推

原古人為義之本心吁古人心事坦然明白惟知有是非不知有利害非曰人徒以利為利我獨以義為利揣量輕重巧擇其一假義利之名以濟功利之習也讀大學之書者以意逆志是為得之元白

新定邵氏曰世之人君苟非殘忍甚不仁者初豈有心於掊克其民哉彼小人者志於竊君之寵祿而無以為進身之謀始唱為興利之說以動其君之聽曰不如是無以充府庫而致富強也世主誘於其說始

信之任之而不可回矣故凡欲藉是以長盛其國家而切切焉以財用爲務者必自小人始也彼爲善之一語殊不可觧朱文公云上下疑有闕文誤字是已讀者略其辭而會其意可也記大學者若曰世主聽小人之言其心必善之謂眞可以長國家也不知使斯人而爲國家乃怨讟之媒禍患之府也及菑害並至雖有善於營救者亦無所措手其將奈之何哉所以甚言夫小人之不可聽人主當速遠之毋使他日

有噬臍之悔也厥後孟子得之極口爲當時言者有能爲君闢土地充府庫者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正與此章之指相爲發明由是論之爲國者其將以利爲利乎抑以義爲利乎大學於篇終一再言之後之治國平天下者可以觀矣

禮記集說卷一百五十三